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歇浦潮 第七回 莽郎君黑夜逞蠻威 癡女兒深宵驚幻夢

卻說解■仙館聽外房間客人呼喚，慌忙舍了王石顛、許鐵仙二人，奔到外面。這天她本有一個雙台，此時酒闌席散，客人已走去大半，還有四個人留著預備碰和。內中有一個四十左右年紀，滾圓臉兒，銜著一枝雪茄煙，歪在沙發椅上，便是今夜的東道主。解■仙館與他是有過相好的，於是笑微微的走到他跟前道：「可是倪大人喚我麼？」倪大人道：「我沒有喚你，是趙大人喚的。」解■仙館回頭對一個三十多歲，白淨面皮，瘦削削的臉兒，留著兩片德國式鬚鬚的人，笑了一笑道：「趙大人喚我則甚？」趙大人笑道：「我也不曾喚你呢。」解■仙館十分疑惑，又見旁邊兩個客都對著他擠眉弄眼的扮鬼臉，益覺詫異，便道：「魏大人、錢大人喚我沒有？」那一個胖些的接口道：「我我我沒有喚你。」還有那位錢大人也說：「我也沒開過口。」說著又撲哧一笑。解■仙館便躑躅著他問究竟是誰喚的，錢大人被他躑躅不過了，只得說出是倪大人喚的。那倪大人聽說，對錢大人瞅了一眼道：「如海又要口快了。」原來這倪大人便是俊人，他自那日請了如海回去幫忙之後，許酬如海的一台酒，延隔多時，被如海足足催了十餘次，今天才在解■仙館院中擺雙台請客。那魏大人便是魏文錦。還有那位趙大人，卻是新官場中佼佼人物，叫做趙伯宣，乃是上海官銀行的監督。此公也是個色中餓鬼，所以見瞭解■仙館，便把一雙饞眼，擠得一條條縫兒似的著她。當下解■仙館聽如海說出了是俊人喚她，便和俊人不依道：「倪大人為什麼喚了我又說沒喚，害得我跑來跑去，腳跟怪痛。」

俊人執住了她的手腕道：「腳痛便坐一會。」說著把手向裡一帶，解■仙館趁勢撲入俊人懷中。俊人問她後房間是什麼客人，講了半天情話，大約是你那小白臉的恩客罷。解■仙館聽說，啐了一口道：「你又要瞎說了，什麼恩客愛客，方才後房間裡，乃是兩個報館主筆。」伯宣聽說是報館主筆，不覺嚇了一跳，忙問是哪一家報館主筆？他們可知道我在這裡？解■仙館道：「哪一家報館我卻不知，他所辦的報名好似有一個新字頭的，他們兩個來了半天，論不定已在門簾縫中瞧見你們了。」

伯宣著急道：「糟了糟了，這新字頭的一定是新聞報館，這張報上的莊諧雜錄，天天調侃我們官場人物，今天我在這裡被他們瞧見，明兒報上准有新花樣出現。老三既知他們來了，不該不早些告訴我們一聲，那讓我預先躲避。唉，該死，該死。」說時連連頓足，解■仙館見他如此著急，不知鬧了什麼禍事，嚇得倚在俊人懷中，做聲不得。俊人雙手仍執著解■仙館玉腕，對伯宣笑道：「老趙又發呆了，報館主筆，又不是當朝御史，你怕他則甚！」伯宣道：「你那裡知道此中曲折。我並非怕報館主筆，只因我自委任上海官銀行監督以來，尚未滿一月，凡事俱要檢束，倘若有一兩件放縱之處，被財政部知道，前程上豈非大有關礙。所以我近來辦事，不求有功，只求無過。嫖賭等情，很易招惹物議。今兒若非俊人兄請客，我也決不到這裡來了。」

俊人聽說，也不免代他擔憂，便問解■仙館，這兩個報館主筆可也是做你的？解■仙館道：「不是，他兩人原是一個洋行買辦李四的朋友，那年李四請他們到這裡來了一趟之後，他們便常來打白茶園，有時還帶著新聞來，說我被什麼報上說壞話，多謝他們替我更正，其實我並不看報，也不識字，究竟是真是假，都由他們說說罷了。這二人中，一個姓許的，為人尚規矩。還有一個姓王的，老奸巨猾，最不是個東西。據他說做主筆已做了十多年了，每次來時，至少要抽我們半兩廣膏。我們因他是個報館主筆，不敢待慢他們。今兒他忽然要出賣總統起來，吃我駁回了才去。」

眾人聽說，都吃了一驚。如海口快，便道：「了不得！這人一定是招搖撞騙。目下北京臨時政府成立未久，袁項城做臨時大總統，並未有更調消息，緣何他們便在外面哄人運動呢？」解■仙館道：「不是這個總統，乃是花界總統呢。」文錦正喝著茶，聽她這句話，不覺撲哧一笑，口中的茶一半由鼻孔中噴將出來，一半噲入喉管內，嗽了半天，才講得出一句話道：「我明白了。」說畢，又笑將起來。眾人都覺得好笑，爭問文錦明白什麼？文錦笑道：「這花界總統乃是花榜狀元的別名，都由一班小報主筆挖空心思想出來，以圖推廣銷路。那兩個主筆，一定是小報主筆，這新字頭的報也不是新聞報，大約是新花月報，聞得這張報上，近來正鬧著花界選舉呢。可憐伯宣兄擔了半天虛驚，兄弟包你不致丟官便了。」說罷又是一陣狂笑，把眾人都引得笑了。伯宣滿臉紫漲，本待發作，因見調侃他的是魏文錦，自己覺得見了他便有些兒感觸，只得假意附和著笑了一會。俊人知道文錦生平最愛取笑，倘若占了上風，便有三不罷四不休的脾氣，非得給人說得頓口無言不止。今見伯宣隱忍，深恐文錦再湊上去，兩下裡認真起來，傷了和氣，自己是主人翁，不能冷眼旁觀，當下便插口道：「別多說咧，時候也不早了，我們碰和罷。」

如海聽說，在身畔摸出金錶一瞧道：「這時候已有一點多鐘了，還有幾圈碰呢？我們又四副算了一場和罷。」眾人都道使得，解■仙館忙招呼做手們擺開面，四個人草草碰了一圈牌，給過頭錢，各回公館。如海也僱一部黃包車坐了回去。那時他家上下人等都已安歇，王氏婆媳與陳太太講了一會閒話，也都上床安睡。邵氏血氣正盛，不多時夢魂已入了華胥國境。李氏也迷迷糊糊，一隻腳正待跨進睡鄉的當兒，猛聽得隔房一陣電鈴聲響，這只腳不由的又縮了回來，定一定神，暗想大約是這裡少爺回來了。往日他深夜回家，都由車夫阿福開門。可巧這幾天阿福告假回家去了，娘姨丫頭們都睡在樓上。樓下雖有廚司阿四睡著，無如他是個聾子，一壁廂電鈴震天價響，一壁廂兀自呼聲大震。李氏聽了半晌，見樓上樓下都是靜悄悄，沒個人答應開門，自己忍不住坐將起來，一抬腿把邵氏驚醒，忙問做甚麼？李氏道：「你不聽得電鈴聲響麼？大約是這裡少爺回來了，半天沒人開門，我橫豎沒睡著，不如開了讓他進來，免得露在外面著涼。」

邵氏道：「唉，你又要多事了，他家娘姨大姐多著呢。」李氏道：「人雖多著，他們都睡在樓上，離這裡遠，一時聽不著電鈴聲響。而且他們辛苦了一天，這時候正在好睡的當兒，我們既已聽得，又何必去驚動他們。況且我等又不是他們的真正主子，就和錢家也非親非故，在這裡白住了數月有餘，天天吃糧不管事，雖然是他的厚意，究竟我們無功食祿，未免於心不安。照今兒這樣現成的事兒，也不去湊一湊手腳，莫說被他家下人們背地裡議論我等架子太大，便給他家主子知道了，也一定要瞧我們不起，說我們不中用呢。」

邵氏道：「又來了，那天你幫著松江娘姨掃地，被薛氏奶奶看見，當時這幾句含譏帶諷責備娘姨的話兒，暗中卻是諷刺我們不中抬舉，出身下賤，其實我們人雖貧窮，少的是銀子，講到身家，原是清清白白的。在自己家裡，雖不能豐衣足食，那勞勞苦苦的日子，卻還挨得過去，原不指望依人過活。不料革命起來，平空起了不少風波，我們苦的是家無男子，才隨著陳太太來到這裡。數月以來，吃喝他們，雖已不少，然而我等並不居心白擾，將來典質衣裳，免不得要歸還他們的。這時候何苦奴顏婢膝，取悅於人，自己失了自己身分呢。還有那薛氏奶奶，面子上待我雖然十二分親熱，近來我在親熱中瞧出她還帶著一種說不出話不出的神態，似乎滿心厭惡我。不止厭惡我，還似乎處處提防我，把我當作眼中釘肉中刺一般。只苦的我是個客，不能奈何我，所以裝出那假惺惺的親熱，卻是笑裡藏刀，存心不善，我想來想去，覺得自己從沒得罪於她，論不定言語之間，偶不經心，觸了她的忌諱，料想也不致見嫉到這般地步。然而有錢人的脾氣，是不容易猜測的。或者我們初來時，她把我們當作玩物，所以十分善待。至今積久生厭，亦未可知。我想城內自我們搬出至今，並不曾鬧什麼兵災，我們不如揀一個好日子搬進城去，免得再沾他們的光了。」

李氏道：「搬回去原是正事，但你卻不可說到那一層上去。這都是你多疑之過，莫說這裡奶奶待人是阿彌陀佛的，便是他家少爺款待我們，豈不是也真心實意，體貼到十二分麼。」講到這裡，忽聞陳太太在床上咳嗽，王氏婆媳恐他醒了聽見，不便再說下去。那時電鈴愈響得利害，李氏慌了手腳，急忙跨下床沿，趿上鞋兒，也來不及點燈，暗中摸索的走出臥房開門去了。邵氏止他不住，只得也披衣下床。還不曾舉步，聽得外面撲通一聲，似乎重物倒地聲響，接著幾聲啊啣。邵氏聽出是她婆婆的聲音，不覺大吃一驚，慌忙點上燈火奔出去觀看。才跨出房門，可巧一陣風來，又把燈兒吹熄。邵氏無奈，重複回進裡面，在梳妝台上摸得自來火，划著了一枝，一手便去除那火油燈罩。誰知這燈罩在火上薰熟了，燙得邵氏嫩皮膚上生痛，放手不迭。那一隻手中的自來火梗又燒到指邊，邵氏一口吹熄，重複燃火，點上了燈，一手遮著風，一步一步的走出外面。走到天井內，見李氏半跪半坐的蹲在當

地，地下淌滿了水，那一隻養金魚的磁缸，連木架倒在地下，跌得粉碎，還有幾尾二寸餘長的金魚，卻在石板上不住的跳。燈光底下，照見鱗甲燦然，很是好看。邵氏置燈在地，雙手來扶她婆婆，一面問她怎麼了。李氏搖手道：「你快去開門讓他家少爺進來，我不過閃了腿，不打緊的。可惜很好的一隻金鯽魚缸，被我砸碎了，那真是難以為情呢。」

邵氏聽她這般說，只得移步上前開門，那如海在外面站了半點鐘光景，左等也沒人開門，右等也沒人開門，不由心中氣憤，暗想家中用著許多人，難道都是死了的，按了天半藥水鈴，怎麼還沒有聽見，明兒非得一個個打發他們滾蛋不可。一發狠，便豎起右手無名指，抵在電鈴上拚命的按。果然不多時，便有個人出來開門。如海滿腔怒氣，正沒處發洩，見門開了，料想開門的是松江娘姨，也不問皂白，夾臉一個巴掌，只打得邵氏半片臉兒麻木，雙腳向後倒退了幾步。如海一掌打去，手指觸在那人臉上，覺得皮膚又細又滑，不似往常打的那般粗糙，不覺心中一動，暗想怎麼松江娘姨的面皮，今兒變得嫩起來。仔細一看，才知打錯了人，而且所打的不是別個，正是自己眠思夢想千方百計想弄她上手的意中人兒，不覺心膽俱裂，連說：「該死，怎麼嫂嫂親自出來開門？我還道是松江娘姨呢！方才一失手，不知可曾打痛了尊龐沒有？」

邵氏無緣無故，吃這一掌，不覺滿臉緋紅，又羞又痛，心中又記掛著婆婆此時還坐在濕地上，腿上的傷勢不知有無大礙，急於要去問個明白，因此也不回如海的話，掉頭徑自進去。如海好生著急，緊緊跟隨著邵氏，一路央求她不必生氣，這都是我瞎了眼珠之過，我打了嫂嫂一下，請嫂嫂打我十下，殺殺水氣何如？說時已到天井以內，如海一眼看見李氏盤膝坐在地上，旁邊放著一盞火油，燈照見金魚缸已被打破，水流滿地，不覺吃了一驚，忙問怎的？李氏見了如海，連稱慚愧，又約略將開門誤碰魚缸之事說了一遍。如海聽說，頓足痛罵娘姨們該死，明兒一定攆他們走路。一面慰問李氏可曾磕傷，明天須得請個外國醫生看看才好。李氏連說不打緊，便要撐起身來。如海慌忙幫同邵氏將她挽進臥房，這時候張媽與陳太太也驚醒，聽說李氏跌傷，都披衣起來觀看。如海趁這個當兒，又向邵氏賠罪。邵氏見他滿面惶恐，反覺有些過意不去，暗想他平日待我們很是誠心誠意，不比薛氏那般陰險。況且今夜這件事，也出於無心，兼之暗中不易辨別面貌，若教我在門外站了這許多時候，也不免焦急，況他男子漢的性情，怎不動怒呢。想到這裡，滿腔怒氣，早已消滅得無影無蹤了，便向如海瞪了一眼，低聲道：「誰不知道你失手呢，多說什麼，給他們聽見了好聽麼？」

如海聽了，如釋重負，偷眼瞧眾人都不在意，即忙附和著眾人，問李氏傷勢如何。李氏腿際雖覺疼痛，當著眾人，還說不打緊。如海命她好生將息，明天一準請個外國醫生來替你診治。李氏聽他說出外國醫生，不覺著了慌，央告如海不必去請外國醫生，若請了外國醫生，只恐我這條老腿要保不住了。如海笑道：「那事你不須害怕，所說的外國醫生，並非外國人，仍是我們中國人，不過他在外國醫院中學得些皮毛，回來掛上塊西醫的牌子，處處摹仿洋派，出門帶一個皮包，包內裝幾瓶有若無的丸藥藥水，遇著害熱病的給他瀉一瀉，遇著害虛病的便給他補一補。講到脈理一層，他還睡夢中也沒有考究，所以要加上這外國二字者，無非想多收病家幾塊醫金罷了。此中情狀，惟有我們藥房中人最為明白。因醫生與藥房，本是通同一氣，我所請那個醫生，便是我們藥房中所僱用的西醫黃可安，他在傷科上很有些閱歷，因他是仁濟醫院伙計出身，服侍跌打損傷的病人最多，我提拔他做了大醫生，他十分感激於我，事事聽我指使。況且你腿上又不生什麼腫毒，包你不致截掉便了。」

李氏聽說才略略安心，如海又安慰了一番，自回房去。陳太太等也重複安歇。可憐李氏這條腿足足痛了一夜，自己又不肯呼喚，在床上不住的翻來覆去。邵氏明知其意，因她竭力隱飾，不便說破，想起她這般年紀，遭此痛苦，雖因她自己多事所致，然而若不依人宇下，焉致如此。便是我適才被如海打這一下耳括，也無緣無故。雖說如海失誤，究係我終身大辱。目下我同婆婆一樣，婆婆痛在身上，我卻痛在心頭，一般的不可告人。若使我丈夫尚在，何致遭人欺侮到如此地步。一邊想著，眼眶中不知不覺的滴下淚來。因此她也陪著李氏一夜無眠。次日天色大明，他們倆正將次睡著，忽聞客堂中一陣喧鬧。邵氏估量是如海在那裡發作下人，並不在意。隔了一會，松江娘姨送麵湯進來，張媽悄悄問他少爺可曾息了怒嗎？松江娘姨回說：「少爺早起，雖然有些發怒，卻並沒說我們什麼，還叫我們不必聲張，急匆匆徑自出門去了，我們正在納悶呢？」

張媽道：「你們昨夜未免太大意了，怎樣這般好睡，難道一些聲息也沒有聽見嗎？」松江娘姨道：「原為著沒有聽見，若聽見了，也不致鬧出這岔子咧。你說我們好睡，難道你倒聽見的？」張媽道：「誰說不曾聽見，我還親自起來的呢。」松江娘姨驚道：「你既聽得，為何不叫喚我們一聲，莫非你與這班毛賊通同一氣的嗎？」張媽怒道：「你瘋了麼？誰做賊來？」松江娘姨道：「若沒有賊，這一對花瓶自鳴鐘哪裡去了？」張媽詫異道：「你說些什麼？」松江娘姨道：「你說的又是什麼呢？」張媽道：「我說的昨夜少爺回來，按了半天鈴，你們都沒聽見，王家太太親去開門，黑暗中跌傷了膝蓋，你說什麼賊不賊呢？」

松江娘姨聽說，知是誤會，不覺笑了，因道：「我說的是今天清早，我們起來看見前門大開，廳上的花瓶自鳴鐘都被扒手偷去，我便去告訴了少爺奶奶。奶奶的主意，要報巡捕房，幸虧少爺說為數甚小，不必大驚小怪，又叮囑我們不許在陳太太王太太跟前聲張，我方才一進來，你平地地問我那句話兒，我只當你也知道了，誰知你是纏錯的，目下我告訴了你，你卻千萬不可對他們露口的呢。」說著，用手向陳太太等臥榻這邊指了兩指。張媽道：「理會得。」

松江娘姨放下水壺自去。邵氏聽得真切，知是自己昨夜不曾閉門。如海又急於跟他進來，後來亂哄哄鬧了一陣，竟忘卻關閉大門，不料因此失竊，心中不免又添幾分懊惱。再看李氏睡興正濃，自己披上衣服，輕輕跨下床沿。張媽見了，笑問奶奶起來得好早。邵氏笑了一笑，也不回言。張媽慌忙倒水給她洗臉。邵氏洗罷臉，穿好衣服，呆坐一旁。張媽問她可要梳頭？邵氏回說不必。半晌，陳太太起來，見了邵氏，問她婆婆傷勢如何？邵氏回說她此時睡著了，大約不妨事的。陳太太聽說，念了一聲阿彌陀佛道：「但願大家太平無事，佛菩薩也該可憐我們出來是避難，並不是出來尋歡作樂的呢。」

邵氏也不作聲，看陳太太洗過臉，撲罷粉，畫好眉毛，張媽替她梳了頭，外面已送進早膳。邵氏將她婆婆喚醒，問她可要吃早膳，李氏腿際轉側十分疼痛，便說不餓。邵氏也只淺淺的吃了半碗薄粥。陳太太卻送了四碗有餘。用罷早點，碗筷還沒有收下，忽然外面皮鞋聲響，只見如海同著個洋裝打扮的中年男子走了進來，那人手中還攜著一隻皮包，邵氏知是昨夜所說的外國醫生，故也並不迴避，看如海帶他到李氏床前坐下，順手把皮包放在枕邊。李氏伸出右手，那人一手把住她的寸關，一手在懷中摸出一隻鋼表看了一看，點點頭似乎會意。又問李氏傷在何處？李氏說是傷在右腿膝蓋，那人將李氏身上所蓋的棉被揭開，用手輕輕在她右膝蓋上按一按，李氏禁不住呼痛。那人對如海道：「這位太太膝蓋骨已碎，很不容易醫治，只恐還要耽擱些時日，最妙住到醫院中去，每日早晚兩次看治，或者可以早些時收工。」如海道：「很好。」

李氏驚道：「醫院中去嗎？那可不行。我寧可把這條腿爛了，決不願意到醫院中去的。」那人道：「太太不必固執，醫院中並不怠慢你老人家的呢。」李氏道：「我都知道，這都是外國人設的圈套，哄我們進去，想割我的腿合藥，我焉能上你們的當。」如海道：「這些都是別人哄你的話，醫院中何致割人腿合藥。況且這家醫院，乃是我開的，並無外國人在內，你不信問我家姊姊。」陳太太也道：「他的話並非虛言，這醫院委實是他所辦。那年我病了，也曾住過半月，果然沒有一個外國人在內，你盡可放心前去便了。」李氏還有些不信道：「倘若我一個人進去，他們給我些迷藥吃了，仍把我的腿割去，如何是好？非得有個人陪我去住著不可。」

邵氏接口道：「婆婆放心，我也決不讓你獨自一人，到醫院中去的，我同你前去便了。一則令你安心養病，二則我也可服侍於你。」如海道：「嫂嫂同去更好。若說服侍的話，那邊使喚的人多著呢。」李氏此時也沒甚話說。如海心中暗喜，親自送那外國醫生出去，命他火速前往收拾兩間清潔上等房間，須要如此如此。醫生領命去後，如海回到自己房內，把王氏婆媳赴院養病之事，向薛氏說了。薛氏因邵氏與她丈夫日漸親熱，巴不得她早日離開眼前，聞言正中下懷，因道：「你還要替她們熱心什麼，昨夜若不被那小寡婦忘閉大門，今天也不致失竊了。還有那隻磁金魚缸，也被那老不死的磕碎。她自己跌傷了膝蓋，正是自作自受，眼前現報，誰教她們愛管閒事的呢！」

如海皺眉道：「你這些話未免太不講情理了，人家又不是久慣替人開門的。便是老的跌傷，也是為著幫我家的忙，你怎不怪自家娘姨們大意，反怪起別人來了？」薛氏鼻管內哼了一聲道：「是啊，你說得好大方。可知他們趨奉你為著甚事？為的是你多向個臭錢罷了，你還在睡夢裡呢。」如海很覺不耐，也不同她多講，回身下樓，命人僱了一輛馬車，以便送王氏婆媳前去。不一時馬車來了，邵氏得悉，忙將單夾換洗衣服打了一包，餘物仍鎖存箱內。自己又到老太太及薛氏房中辭行，薛氏免不得假意留戀，又道：「你們此去須要保重身子，過幾天我命秀珍姊妹到院中來探望你，待老的一好，趕快回來，我們盼望著你呢。」

邵氏道謝出來，扶李氏上了馬車，一同坐著，緩緩地向那行仁醫院進發。這行仁醫院在三馬路跑馬廳東首，房屋很大，名雖是醫院，內容卻與客棧相仿。院中主任醫生，便是西醫黃可安。病房分上中下三等。上等房間居住的一大半不是病人，都是些大家閨閣，貪這地方比客棧清靜，兼之交通便利，出入自由，所以頗有些人，以養病為由，借住在他醫院內，往往一年半載，樂而忘返，可見他院中自有一種特別好處。院主錢如海，原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兒，只消房錢無虧，管他病有沒病，因此別家醫院生意清淡，他們院中時有人滿之患，這也不在話下。那日如海預先命黃可安收拾兩所上等房間，王氏婆媳一到，可安便帶著他們到預備下的房中觀看。邵氏見佈置清潔，很為滿意。李氏卻耽心著右腿被外國人割去，見了黃可安，更覺戰戰兢兢，坐立不安。不多時如海來了，一見王氏婆媳，滿臉堆笑說：「你看這地方好不好？」李氏沒口稱贊道：「果然是洞天福地。」

邵氏也說非但房屋軒敞，而且佈置清潔，養病人居此，最為適宜。如海聽了，頗為得意，即在身畔摸出金錶觀看，失聲道：「阿啣，十二點鐘敲過了，你們還沒用飯呢。」忙走近牆邊，把柱上裝的電鈴按了一按，外面鈴聲大振，早有個穿白布衫的傭婦進來伺候。如海命她取墨盤過來，提筆點幾色菜，叫她吩咐外面當差的，快到隔壁老半齋去叫。自己又摸出一塊洋錢，命她往大馬路王寶和打二斤上好花雕，餘多的錢，可在廣東店中買些臘腸燒肉回來。傭婦答應去後，李氏便說：「又要勞少爺的神了。」

如海道：「那又何妨。昨兒半夜三更，累二位起來，我愈想愈覺對你們不住這小小東道，打什麼緊。況且我自己也沒吃飯，正是一舉兩得。」說著笑了。李氏問他這醫院辦理情形，如海道：「這醫院在先本是英國醫學博士達克透赫拉司所創辦，前年赫拉司博士回國，臨行時把這醫院盤給我接辦，我便請了黃可安醫生經理院事。黃醫生新發明一種戒煙自然丸，極為靈驗，因此購買的人很多。還有些上門包戒的，便住在院內。院中病房分為三等，像這裡乃是上等房間，每間每日收費三元，飯食等費一應在內，還可帶一名下人。中等房間每日一元，佈置與這裡相仿，不過地位略略小些，沒有這裡敞亮。下等房間每日五角，只可算是飯食費。還有住在統間內的，每人每日只消兩角而已。總之尋常病客，中下兩等居多，統間都是些貧苦之輩，往往有住了十天半月，一文收不到手的。講到上等房間，大都是些公館中奶奶小姐，借著養神，並非治病，所以收費略略貴些。我們院中經費，一大半仗著他們呢！」

李氏道：「如此說來，我們便是中等病房也可將就住得，何必占這兩間上等房間呢！」如海道：「王家太太說那裡話，橫豎空房間多著，住任何妨。我們自家人，難道還要算你的房錢不成？」李氏道：「不是這般說。我們住著，自己很覺過意不去。」如海道：「有何過意不去，你的病還是為我所累。你若住了中等房間，教我過意得去嗎？」這句話說得王氏婆媳倆都笑了。

少停打酒的先回。如海命人將買來的臘腸等物，裝了幾碟，把一隻小圓桌擺開，三個人品字式坐下。如海親自把盞勸酒，邵氏酒量素窄，只飲得淺淺幾杯，粉面上已薄薄起了兩朵紅雲。如海與她雖然同過幾次桌，都因醋娘子在座，處處不敢逾越範圍。今日玉容相對，秀色撩人，不由的神魂飛越，一雙饞眼，直釘在邵氏面上，羞得邵氏粉頸低垂，不敢抬頭。李氏也有些覺著，只因如海平日待她們很好，滿肚子只有感激心，自知好色乃男子本性，所以也毫無憤怒之意，假裝作不聞不見，自飲自吃。如海一面替李氏斟酒，一面偷眼瞧見邵氏含情脈脈，俯首拈帶，一種羞嬌態度，便倩千百個畫師，也描摹不到萬一。如海看得呆了，壺中的酒斟在杯外，也不曾覺得。還虧李氏驚呼，方才明白。酒至半酣，老半齋菜也送到，乃是一碗紅燒獅子頭，一碗清燉四腮鱸，一碗醋溜黃魚，一碗蝦子冬筍，還有一大碗片耳湯。如海還要勸邵氏酒，邵氏執意不飲，自己盛半碗飯吃了，即忙離席。早有傭婦端著洗面水送上，邵氏洗罷面，漱了口，坐不多時，如海與李氏也吃罷了，傭婦收去碗盞，抹過圓桌，帶上房門自去。如海與李氏又坐談片刻，忽然門外有人用手指在門上輕輕彈了兩下。如海厲聲道：「進來。」便有一個人推門入內，正是那個西醫黃可安。他見了如海，恭恭敬敬的問道：「這位太太的傷處，此時可好用藥。」如海道：「使得。」

黃醫生答應了一聲是，仍復回出外面。邵氏見他院中規矩很重，不覺暗暗欽佩。李氏聽說要用藥，未免有些著忙。如海告訴她是把藥敷在皮外，並不礙事，李氏才不言語。不一時，黃醫生帶著一個助手進房，只見那助手捧一隻白磁盤，盤內放著棉花、繃帶、藥水瓶、剪刀之類，黃醫生先用剪刀將李氏褲腳剪開一縫，露出傷處，然後將一瓶藥水都潤在棉花內，敷於李氏腿上。李氏只覺得其涼徹骨，只道他們用藥水來爛她腿，不覺叫喚起來。黃醫生連說無妨，便在棉花外面裹上一方白布，用繃帶紮緊，囑令不可多走，須要靜臥，明日早晨換藥。如海也教她好生將養，晚間我再來探望。言畢與黃醫生一同出去。李氏敷藥之後，歪在床上，因昨夜未得好睡，身子很覺困倦，不覺一霎時已沉沉睡熟。邵氏自己走至隔房，這一間便是黃醫生替她預備的臥房，佈置與那邊一般無二。梳妝台上，擺著許多五顏六色的玻璃瓶，邵氏先只道是藥水，走近旁邊，覺得一陣香氣觸鼻，仔細看去，才知是香水生發油、花露水之類。抽屜內鏡子、牙梳一切婦女用品，無一不備。麵湯台上香皂、花粉、牙粉等物，也擺設得井井有條。邵氏見了，暗暗感激如海給她佈置得周到。